

死者為大

前西班牙國腳、曾效力英超球隊阿仙奴和西甲西維爾的球星雷耶斯，在一場車禍中喪生，年僅三十五歲，消息震驚球壇。

網上，立即見到有阿仙奴球迷剪輯雷耶斯效力阿仙奴時的精彩片段。其實當年雷耶斯並不適應英超的硬朗，在球迷腦海中都記着他被踢得不僅如何踢下去。加上患鄉病，在英超只「打滾」兩年多，就被阿仙奴外借回西甲效力皇家馬德里。可惜因為傷病，雷耶斯的職業生涯每況愈下，球員生涯尾聲曾效力中甲新疆天山雪豹，逝世前效力西乙球隊埃斯特馬德拉。對於一個曾經的國腳，這是唏噓的。

雷耶斯死於車禍。據報道，當時他是因為在操練後得知翌日的賽事不會被派上場，於是駕車回家。是不高興嗎？是不忿嗎？現在已經沒有人能給答案了，只知道當時的車速為每小時一百二十英里，可以想像到是正常車速的兩倍。車子在高速公路失控，飛出公路外，起火焚燒。與他同行的表弟跟他一樣當場死亡，另有一個男子雖能爬出車外，但因為嚴重燒傷，

最後在醫院不治。

「超速是一種不道德的態度，雷耶斯不應得到英雄般的待遇，但這不意味着我不感到哀傷，我為他們的靈魂祈禱。」西班牙國家隊前門將簡尼沙利斯的批評，惹來其他人對他的批評。從來，在哀悼儀式上，我們都不會說死者的不好。中國人有「死者為大」的說法，即使十惡不赦，也都在儀式上赦了，畢竟哀悼儀式就是讓懷念他的人表達心意，我們也不會到仇人的喪禮上撒野。

但好友做錯事致死，究竟應否在哀悼儀式提出，從來都沒有準則。記得黃霑逝世，在香港大球場辦了一個追悼會，其醫生也在台上宣揚戒煙，當時也有人質疑是否利用了該場合。回說雷耶斯，法律上他是超速駕駛導致他人死亡，是嚴重的錯誤。客觀事實有歷史做證據，曾發生的事不會被湮沒，但悼念的時候只需悼念就可以了，畢竟聽到批評的，只有愛他的人，而這樣的說話，帶刺，讓人痛上加痛，何必呢？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香港大戲迷

前天提到的蘇劇《國鼎魂》傳來喜讯，在剛閉幕的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上，該戲從三十八台候選劇目中脫穎而出，榮獲了十佳優秀劇目文華大獎。該劇主演王芳女士介紹，《國鼎魂》三年前建組開排，兩年前首次公演，到上月在上海參賽時，已修改二十二次，每次演出後，都會有完善之處。電影首映是創作的結束，無法修改，所以影視是遺憾藝術；而舞台劇首演才是二度創作的開始，因為與劇場觀眾有了互動，每次面對觀眾的演出都是一次新生，所謂千錘百煉成戲曲經典。沒想到，王芳還是與香港戲壇最早合作的蘇崑藝術家。

十八年前，香港導演楊凡在蘇州拍攝故事片《遊園驚夢》，請蘇州崑劇院協助拍攝，自己亦成為崑曲戲迷。後來，楊凡為張繼青《痴夢》拍攝戲曲電影，再度來到蘇崑，在排練場看到王芳在排練《紫釵記》，印象深刻。回到香港，楊凡導演難以忘懷王芳的霍小玉，便將她《折柳陽關》一折拍成電影，與張繼青的《痴夢》組成一部半劇情、半紀錄的戲曲長片《

鳳冠情事》，入圍威尼斯國際影展，轟動歐洲影展。王芳說那年因身體不適，未去威尼斯參加首映，次年春天倒是去了香港出席了該片放映活動，還去了楊凡家做客。我回南京前正好在香港與楊凡導演小聚，我把那天的合影給王芳女士看，她指着照片上楊導的圍巾笑道：「這條豹紋圍巾，楊導都戴了好多年，他一直喜歡這款。」前不久，楊凡在新近執導的動畫片中使用了王芳的一段崑曲念白，還特意致電她，以徵得其授權。

《國鼎魂》在滬參賽時，汪明荃女士到場觀摩。今年三月，王芳到香港演出崑曲《白兔記》時，與汪明荃一見如故，汪老師得知她將演蘇劇新戲後，就相約五月、千里追戲。汪明荃也是戲曲踐行者，對粵劇在香港的推廣功不可沒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ASMR

最近在美國視頻網站 YouTube 上流行一種被稱為「ASMR」的視頻。有人熱烈追捧，有人深惡痛絕，受眾表現出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」的兩極分化態度。

ASMR 是「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」的縮寫，指頭皮發麻、頭頸、脊椎、背部感受到類似靜電反應卻令人愉悅的顫慄感。這種情形通常發生在觀看特定視頻、聽到特定聲音時。如，主播摺疊紙袋，用剪刀裁紙，用刷子掃過麥克風，梳頭、洗頭等，同時也對觀眾竊竊私語。粉絲說這類視頻讓他們精神舒緩，全身放鬆，不但有效催眠，還能緩解心理疾患，比服藥還強。

有人覺得渾身酥麻，好不享受，就有人汗毛直豎，直起雞皮疙瘩。那些對稀奇古怪的聲音零容忍，平日聽到別人吃飯出聲都覺得難過的，自然覺得沉醉「噪音」的行徑不可思議。也有人懷疑這類視頻是否涉嫌販賣色情，這才吸引大眾擁躉。

但研究者反駁說，ASMR 的魅力與性欲無關。很多場合下，這是因為觀眾感到重回童年，有慈母精心照顧，所以感到溫馨、放鬆。不過，他們也指出，心理疾患需要諮詢專家、醫生，不能單靠觀看網絡視頻解決問題。這與我們為了健康定時運動、服用保健品是一個道理。


理論上說，通過健康飲食和正常勞作，人們就能獲得充足的營養和適當的運動量。然而，現代生活方式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，所以需要採用其他輔助方式保養身體。

此話言之有理。但有關 ASMR 的研究剛剛起步，要說清科學原理還為時尚早。其實我也是那種聽到噪音就感覺無法忍受者，估計始終無法成為這類視頻的「粉」了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便覺身在圖畫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我國自漢武帝時起過推廣牛耕的方法，大大改變了以前《書經》「肇牽車牛」和《易經》所指「服牛乘馬」的觀念，使佃農普遍用牛來耕田；由於牛對古代以農為主的社會貢獻良多，也加深了人與牛之間的關係和感情。唐代人民愛馬愛牛，視作友伴。敦煌石窟壁畫中，就有《雨中耕作圖》，充分反映牛得到老百姓的重視。

說到唐代畫牛的高手，當然離不開四朝為官的韓滉和他的弟子戴嵩。《宣和畫譜》十分稱誦後者，指「世上所傳畫牛者，嵩為獨步」，甚至誇言「過泥遠甚」；故自宋代以降，後世大多把戴嵩捧至與唐代畫馬大師韓幹齊名，並稱「韓馬戴牛」，以致湯

垕也在《畫鑒》評他「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」。不過，筆者寫了藝術評論逾五十載，卻不以為然，並不完全同意。

先說說宋代兩位著名詩人的軼事。他們皆注重生活閒情，多才多藝，博學和見識廣。一位是南宋時的陸游（放翁），有一次，他看見韓滉繪牛的畫，不禁入神，坦言：「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岬之間，便覺身在圖畫，而引起辭官求去的願望。」（見《渭南文集》）另一位文豪是蘇軾（東坡），題戴嵩繪畫時，引述了四川一名收藏家的遭遇。那名處士在屋外正亮出戴嵩真跡《鬥牛圖》時，恰巧一名牧童瞥見，



率真笑指畫錯了，說日常他眼見兩公牛相鬥時，力氣全在兩角上，尾巴必然夾在屁股間，不應像畫中的牛軋起尾巴。古人謂「耕當問奴，織當問婢」，可見戴嵩觀察不周，疏忽了「寫生造形」的重要性，形成敗筆。他其後得悉，才糾正這個錯誤。

二人畫牛皆筆墨簡勁，能畫筋肉皮骨的特徵，着色自然，可說不相伯仲，各有千秋。戴嵩較注重牛的外在動感，大多表現其狂野互鬥的姿態，有時細微至「牛目中有牧童影」；而韓滉卻能從牛不同的靜態一面，流露牛的神韻、品性、感情和內心世界，以粗樸厚拙的線條，展現牛刻苦耐勞、沉穩平和的天性。與人融洽的耕牛和善可靠，已非只知日夕相鬥的野牛，皆因他常深入農村，與民與牛為友。例如其傳世經典作《五牛圖》（附圖為其中一牛，紙本手卷，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），便使人「覺身在圖畫」裏。

竹久夢二：偶遇的驚艷

隔開得恰到好處。美術館門廳不大，夢二的展覽在一、二樓，展示他從明治、大正到昭和各個時期的畫作。除了最典型的「美人畫」，還有夢二為書報刊、歌謠本等繪的插畫、封面等，也有他的前妻岸他萬喜、女友笠井彥乃等舊照，以及畫家以她們為模特所作的速寫等。

大飽眼福之餘，不得不驚呼夢二的才華橫溢，用現在的話形容，他是位不折不扣的「斜杠青年」：為畫題詩，為詩配畫，以詩譜曲，根據連載小說搭配

寫作遊戲

麼樣？」等等；其後，A、B 兩組互換彼此的文字代替對方演說，從而投入別人的視角，說一次：我最喜歡北京的是……

此時，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熟絡起來了。封老師將我們所有人的文字習作複印多份，並讓我們二人一組，以文本的字為材料，用剪刀與漿糊重新拼貼出一首詩。換言之，這首詩，所有的文字都必須來自剛才大家寫下的東西。

康德說，詩歌是「想像力的自由遊戲」。席勒也認為，遊戲是人類對擺脫物質和精神束縛的渴望之表現，而藝術活動即在遊戲之中發端。封老師設計的拼貼詩遊戲，既是遊戲，又是創作。

在這場想像力的遊戲，同學們拼貼出一首又一首關於疏離、矛盾、平靜、親密的詩

。但，有趣的是，在每一首詩，幾乎都出現了兩個字：「海」與「酒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當大家在第一輪要回答「當你不開心的時候，你一個人會怎麼樣」的時候，香港同學大多寫下：看海、出海、聽海，北京的同學即寫下：喝酒。

海與酒，兩個因不同地域與文化背景而來的鮮明意象，就此進入了他們的想像力遊戲之中。而為了進一步融和，我提議：還是一起到後海，喝酒吧！

普通讀者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小故事的啓發

：「怎麼捨得讓小孩子走路呢？做老人的太狠心了！」爺孫倆便都騎上了毛驢，路人丙不滿意了：「可憐的驢子！牠哪兒馱得了兩個人哪？」爺孫倆趕快下了驢，拖着驢兒趕路。路人丁的嘴巴更是刻薄，嘲笑道：「放着驢子不騎走路。天下還有比這更傻的人嗎？」

爺孫倆左右不是，只好把驢子拉回家，哪兒都不去了。

這些說閒話的人都有自己切入的角度。甲所持的是「尊老」；乙所持的是「愛幼」；丙是「愛護動物」；丁則是「愛護人」。每個角度都有道理，也都言之成理，但也叫耳根子軟的人無所適從，只好什麼都不做。

今天做人做事也常受到不同聲音的「夾擊」。俗語道：多做多（被人）罵，少做少

罵，不做不罵。借助網絡力量，各種聲浪更是鋪天蓋地。今天中國的華為被讚揚，也正遭到打壓，批評、漫罵，一些聲音盼着它如爺孫般偃旗息鼓，低頭認慫（認低威）。但華為人明白不論如何遷就屈服，都堵不住說三道四的嘴，於是按既定方針放手一搏，淡定地繼續做好自己。

意大利詩人、《神曲》作者但丁有一句詩：「走自己的路，讓別人說去吧！」今天格外覺得這詩句在智慧中見力量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歐利姬

「邪靈」，會吸走人的正能量。

她以詩人的眼光看世界，自然有不一樣的表述。我在香港住得太久了，對好多事物都因習慣而失去了批判力，就好像對光污染已失去感覺一樣。

她說，你一定要到俄羅斯走走，回到自然中，不然你的靈魂會被吸乾。我知道她的意思，也悚然警惕，在這紅塵滾滾的繁囂都市，我的身上到底還存有多少自然的本色？

這個有雅庫特人血統的俄羅斯女子，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洗禮，有睿智的思想眼光，又有薩滿信仰，相信萬物有靈，言行舉止，脾性氣度，都異於常人。有時候，我真說不清，她是人，還是……我不信鬼神，不然真會說她非鬼即神。有一次，我們一起出席一個文學論壇，台上一個講者大談自然文學，她用手機亮給我三個字：幼兒園。我幾乎

啞然失笑。在她面前，輕易談不得文學，談不得人生，不然只有被她取笑的份。不過，也正是這樣，我對她總是另眼相看。她像一束光，照亮我的靈魂暗角，也讓我看到另一片風景。

早前，她給我電郵，說我們這邊有個文學節，你來吧。我說俗務纏身，來不了。她說，你想來不需要理由，不想來就會有千百個理由。就因為這句話，我當即訂了機票，也坐上了她的車。我一路提心吊膽，但面對俄羅斯廣袤無垠的大地，也漸漸忘了自己。

她，真的是個巫女。

夜語心燈

南山

逢周五見報





兒童向外求生長，老人向內尋安心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流行的西洋畫，畫集在一九〇九年以木版印刷首次出版後旋即在日本國內引發轟動，九個月數次重印，隨後，《夏之卷》《秋之卷》和《冬之卷》又相繼推出。難怪這部《春之卷》讓當年在東京留學的豐子愷大呼驚艷，僅偶然的一次在舊書攤的隨手拿起翻閱，便在他一生的藝術創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